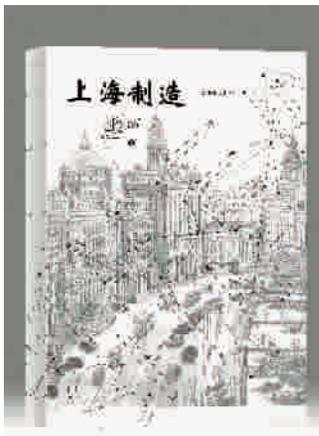


上海制造(1)

◆ 马尚龙 著



霞飞路对南京路的温柔叫板

南京路是上海的面子,淮海路是上海人的生活;南京路不是住在南京路的人购物的首选,淮海路是住在淮海路的人流连的生活场景。

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自己住在淮海中路,言语间无意识而又习惯性地闪烁着显摆和得意,却很少听到有人炫耀自己住在南京东路。住在号称“大马路”的南京东路,也就是住在西藏路以东的南京东路,会有什么说出口?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定义式的结论,想必谁都不曾深究过:南京路和淮海路是上海两条闻名全国的商业街。当然不必怀疑这两条商业街的分量,没有深究的是在这两条商业街的背后:为什么上海会有两条繁华的商业街?这个命题如今或许觉得不知从何问起,一个城市里几条商业街算得了什么,商业城都是一座连着一座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它们的历史背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所有

《上海制造》是马尚龙先生继《上海女人》《上海男人》之后又一本上海题材新著。制造的背后因素是文化。在国际名牌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的过去,“上海”两个字是最高级的品牌。因此,认识影响、决定了“上海制造”的特定时期文

的大城市,都只有一条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是北京的商业街,当然有商店的街还有,但是称得上商业街,称得上全国著名的只有王府井了。以前全国号称有十大城市,现在也仍旧有十大城市排行榜,但是我们无法列举出这十个城市的十条商业街。相形之下,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两条商业街,一直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商业街之首。上海的许多城市纪录,都是由这两条商业街缔造的。

在全国的江湖地位,南京路一直在淮海路之上,在上海,南京路也一直是老大。淮海路从来没有这般的荣耀。只是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听人说起,他,尤其是她,住在淮海路,这么说的时候,有意无意总是一点得意,甚至与淮海路隔了一两条马路,也算是住在淮海路的;很少有人很显摆地自称住在南京路。南京西路另当别论,因为南京西路在1945年之前叫做静安寺路。这些年来,当有人讨论上海的味道、格调的时候,好像更多地是在举例淮海路,多少有点冷落了南京路,中华第一街……

南京路俗称“大马路”,还有二马路到五马路,像跟班随从一样,足见南京路的老大霸气。曾经有句俚语“外国大马路”,意思是说,外国最

著名的马路,也就相当于南京路的外国版,虽然有点自大,也是渲染了南京路的至高无上。有四大公司,有亚洲第一家宽银幕的大光明,有国际饭店,有跑马厅。淮海路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南京路是当然的第一,淮海路一直自甘第二:第二百货商店、第二食品商店、第二医药商店。淮海路的店有两个迹,大部分商店只有底楼,鲜有二楼,稍大一点的店,当中还会被弄堂或住家楼梯隔断,妇女用品商店至今还是断断续续,第二百货商店(如今已绝迹),当中横着一条大弄堂,二楼商场是在弄堂的过街楼上贯通的。这两个迹,至今仍旧是那些老店的奢华不起来的胎记。

为什么就是有不少的人更加钟情淮海路?

南京路是上海的面子,淮海路才是上海人的生活;南京路散发出来的是气派,淮海路内敛着的是格调;南京路不是住在南京路的人去购物的首选,淮海路是住在淮海路的人流连的生活场景。以至于当下,人们会说,南京路是全国人民的南京路,淮海路是上海人的淮海路。有人以为这是地域的歧视,乍一听,像是这样,再想想,其中自有上海的市井文化、上海的审美价值的错落,还

化就非常具有意义。本书分为“先做‘小赤佬’”“一百零一家”“常住户口”“旧事百业”四组文章,引述的资料扎实,解读、阐释严谨,颇具厚重的历史感,尤其是对于“大上海大在哪里”和“海派格调”等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有上海工人阶级之间和职员阶层的身份差异。

南京路是风光无限的,但是南京路有名店而无民宅,民宅遍布在南京路的周边,真的是没有风也没有光了。那些路名已经是很蓝领的感觉:牛庄路、凤阳路、六合路、芝罘路、香粉弄、顾家弄……虽然有二马路到五马路的跟随,但是除了四马路福州路名气一直很响,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和五马路广东路都是小马路;虽然与南京路交叉的西藏路南北贯通,但是它的意义更多是交通。至于另外若干条南北向的路,比如云南路、浙江路、湖北路,和南京路周边小路一样,平房居多,没有风也没有光,不仅是说它们没有名气,更是说,这些平房,身处南京路的高楼下,夏天吹不到风,冬天晒不到太阳,没有煤气,抽水马桶太奢侈了,男人小便还是在弄堂小便池了事。到了淮海路及其周边,虽然也有早上拎马桶倒痰盂的,也有生煤球炉的,但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以淮海路为轴心,周边的马路与淮海路形成了强大的呼应。思南路、南昌路、巨鹿路、重庆路、陕西路,都有上好的民宅。淮海路是上海公寓大楼最集中的一条路,思南路有小洋楼群,陕西路有陕南邨、长乐

邨,巨鹿路有四明邨,皆是成熟且高级的民宅群落。淮海路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却是这一个区域的轴心。这一个轴心一路向西,过了东湖路,便是霞飞路淮海路真正意义上的上只角,湖南路、高安路、武康路……

民宅的差异,是宅的差异,更是民的差异。南京路周边平房和充斥了七十二家房客的石库门基本居民是工人阶级,淮海路轴心区域公寓大楼的主流居民是中产阶层,诸如医生、明星、教授、作家,还有洋行的职员,也就是当下著名外企的员工,还有后来的一些解放军南下干部。有很多声震海内外的一代文豪、艺术家、科学家曾经在淮海路轴心群落生活。如果说石库门和平房滋生了上海的市井文化,那么公寓别墅推动了上海的都市文化。

南京路的名店,决定了南京路的气派,可以延伸为上海的气派;淮海路的民宅,决定了淮海路的格调,可以窥见到上海的格调。

格调即文化。淮海路是什么格调什么文化?以至于住在淮海路及周边的人谈起淮海路会津津有味?以至于在中华第一街南京路面前毫不逊色?

淮海路的文化是由公寓大楼的居民自然生成的职员文化。职员文化是一种生活态度。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有情操,有精神追求,有物质爱好。有这么一个记忆,以前小学里的中队长大队长,大多是从公寓大楼里出来的孩子,他们读书用功,品行端正,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淮海路轴心地段的生活,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职员文化。这种文化显得温良恭俭让,遵守纪律,享受纪律。所有住在淮海路及周边的大人小人,一边服从着淮海路的格调,一边也是传承着淮海路的格调,谁都没有曾想,淮海路的格调,居然是可以对南京路温柔叫板的,是什么呢,用当下的话来说,是软实力。

唐云传

郑重



22. 脚踏祥云自去自来

魏晋时代的名士,都有着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怪脾气。唐云亦然,凡他到友人家去,从来都是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陈灵犀每谈及此,总是说他这是“脚踏祥云,自天而降,御风冷然,何其善也。”一天,唐云在某地喝酒,偶有触动,就像“雪夜访戴”那样,立即中途退席,驱车径往邓散木的住地。这一天,邓散木的夫人张建功适外出,邓散木在家独酌,仅以几匙冰糖熏青豆及一盘发芽豆下酒,甚有点百无聊赖之感。邓散木的下酒菜向来不讲究,几瓣橘子,或一串豆腐干,或数片饼干无所不可,而以发芽豆为常,百吃不厌。唐云的突然到来,使邓散木咄咄难办,莫知所出,他素知唐云的酒菜是很讲究的。他急问唐云:“酒吃了没有?”“等一等。”唐云含糊其辞,未置可否,说罢就往沙发上一靠,纵目鉴赏四壁书画。

过了一会,邓散木又问:“酒到底吃了没有?”“等一等,等一等。”唐云又是不置可否。如是再三,邓散木佯嗔曰:“好了,好了,我等够了,现在该你等一下了!”唐云只是笑而不答。

邓散木说罢即出门往菜馆叫菜,误以为“盘餐无兼味,客无下箸处”呢。家中无人陪客,邓散木又匆匆赶回。此时唐云不知到哪里去了。楼上楼下,两处茫茫皆不见。遍问几家近邻:“刚才可曾看到我家一位戴眼镜的胖客人去哪了?”邻里都说未见,邓散木连声大叫:“怪事!”

不一会,菜馆把邓散木点的菜送到,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就是没有客人享用。邓散木在想:只好“等一等”,反正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迟。于是,他闷闷不乐地继续吃他的绍兴黄酒,一边继续看苏青写的《结婚十年》。独酌无相亲,自然酒兴败减。等了半小时,还不见唐云的踪影。这时邓散木尿意突发,登楼到厕所里去。拉开挡门,这一惊非同小可,唐云坐在马桶上正在看书呢!邓散木急着要用马桶,可是唐云却迟迟不起来。原来,唐云先在一朋友

处饮酒,肠胃微感不适,所以才来到邓散木这里。既不敢再饮,更不肯据实相告,所以只是敷衍着“等一等,等一等”,实际上是等待如厕的机会。当邓散木出门叫菜时,唐云遂即登楼如厕,恰巧看见小几上有一卷黄秋岳的《华随人圣庵诗话》,随手就拿起来看了。光顾看书,忘了大解,时间一长,脚发麻,就像电击的一样,此刻已经站不起来了。“今日方知诗魔之害人不浅也!”唐云讪讪地说。“幸好俺,都厕所,及时赶到,也是你唐华庵,命不该绝……”邓散木仿刘宝全大鼓调哼着调侃唐云。“自拜南东小子侯”,这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句子,邓散木戏效之,自封天下“都厕所”。“小子侯”、“都厕所”都为邓散木的书画所铃闲章,唐华庵为唐云的闲章,而在厕所里所读的又是“华随人圣庵”,妙语双关,可见两人会心不远。邓散木既然自封“都厕所”,又自榜其斋为“厕筒楼”,这样就与他的“粪翁”的别号相适应了。唐云每到“厕筒楼”,与邓散木及其两个女儿家齐,国治都亲密无间相处,唯邓散木的夫人张建功则常被调侃。厕筒楼厅堂内有架落地大钢琴,是张建功所用之物。唐云每见张建功在座,必故意叹曰:“这样好的钢琴,我就从未见张建功弹过一次,浪费,浪费!”邓散木会意,怂恿夫人:“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子安的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张建功的文化根基深厚,疾徐有序地回答:“《高山》、《流水》,早成绝响。再说,《流水》不好,岂不闻‘清泉石上流’(唐云别号大石翁),纵有妙声,‘毕竟留不住’的,所以‘此调久不弹’也。”“想不到张建功一下搬出了三个古人来保驾,王摩诘犹可,辛幼安吃了老铁的王子安,则煞是厉害,我真是坐立不安啊!”唐云说。后来,张建功果然弹了一段小品。唐云听了,甚为高兴:“大石虽无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此《卖报歌》也,感时忧民,我今亦坐十指春风中矣!”邓散木也高兴地说:“但恨‘响唐’(唐大郎)不在,否则又是一个大题目。”唐云徐徐吟曰:“后来新妇今为婆,不觉老唐让小唐……”唐云心血都花在绘事上了,诗只是偶然写几首,邓散木曾恨唐云不与之唱和,称他为“哑唐”,唐大郎为“响唐”。施叔范为之不平,曾写打油诗:“‘哑唐’亦有雷霆声,云掩风卷君未闻。”

7. 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刁副院长自知不能再回避,必须表示态度了,就说道:“按王董事长刚刚说的,一步一步都是正常合法的动作,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季冲再次被喊到刁副院长的办公室去。他心里十分清楚,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一定还要来缠住他要他帮忙。他在思索着应付之策。出乎他的预料,刁副院长根本没有提及置换查封物的事。他问的第一句话是:“小季啊,听说王根宝又提出新的要求了?”

季冲是今天中午刚看到下面送来的一封《申请报告》。他拆开之后草草读了一遍,原来是那个王董事长向省高院提出了一个补充文件,是关于一份什么《承诺书》的事,要求省高院重新进行鉴定。“是的,我刚拿到那份《申请报告》,只是简单看了看,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呢。”季冲如实答道。

“小季啊,上次说的事可能你觉得比较棘手,那就先缓一缓无妨。可王董事长是葛书记的老朋友,和我的关系也很不错,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能帮则帮吧。”“不知刁院长有什么指示?”季冲直截了当地问。“好,爽快,说不上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我希望你先把这件事办一办。”“哪件事啊?”季冲明知故问。“就是王董事长新交来的申请啊,你不是大致看了吗?这件事我觉得很好办,你应该支持一下,就算给我个面子吧。”

季冲听出刁副院长最后那一句的分量,如果这次自己还不肯帮忙,那就显然是不给他这个领导面子了。他回答说:“让我回去再好好看看那份《申请报告》吧,如果真像刁院长你说的那样,我当然不会不支持的。”

季冲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文件夹内取出王根宝的《申请报告》来,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王根宝的要求很简单,他认为C市中院将那份《承诺书》只送去一个地方进行笔迹鉴定,出来的结果不足为信,他要求省高院将《承诺书》原件拿到另一家权威机构再做一次鉴定。

光从内容上看,《申请报告》显得合情合理,没有什么违规之处。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之一,王根宝有权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要求。季冲

想,不如就帮他一个忙,也算给了葛书记和刁副院长面子。

季冲决定再把方国良请到省高院来。第二天,当方国良来到季冲的办公室时,季冲开门见山就问到了《承诺书》的事。他立刻观察到,方国良一贯沉着冷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意外的惊讶。“你想了解什么?”方国良双眼中投射出警惕的光芒。

季冲将王根宝的那份《申请报告》从抽屉里取出来,伸手递给方国良,叫他亲自看。方国良接过纸来,仔细看了一遍。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铁青,眉头紧紧锁了起来。他把《申请报告》还给季冲时,拿纸的手微微发颤。

“那么,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请方律师尽快把《承诺书》的原件送过来吧。”季冲说。“不可能!”方国良的声音很响亮,把季冲吓了一跳。他头一回见到一贯处事稳重、不失风范的方国良变得如此激动。“你什么意思,方律师?”“我的意思很明确,你要我交出《承诺书》原件根本不可能!”“可我是在办案子,你作为本案被上诉人代理律师要做配合的。”季冲心里有些不高兴了。

“王根宝这是在无理取闹!作为人民的法官,你们要能够明辨是非!”方国良神色严峻。“正因为要彻底辨明是非,我才要求你把《承诺书》原件拿来再做一次鉴定。”季冲也不让步。他觉得方国良过于自大了,竟然用这种教育人的口吻。

“季庭长,那份《承诺书》的原件已经由中国最权威的鉴定机构鉴定过了,对此C市中院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你们为什么要否定事实?”方国良已经快控制不住激动了。“我并没有否认事实!”季冲的嗓门也增高了,“方律师,上诉人对鉴定结果存有异议,希望重新进行鉴定,这也是合法的要求,作为律师你难道不明白吗?”“那么我要告诉你,当初在选定鉴定机构时,对方是完全同意的。既然是双方都认定的鉴定机构,为什么又要对鉴定结果产生怀疑呢?再说了,如果鉴定结果真有什么疑问,C市中院会随随便便作出判决吗?现在他们先提出要置换查封物,紧接着又提出要《承诺书》原件重新鉴定,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